

## 再談佛教與中國民俗（下）

田光烈

《觀世音修行香山記》、《鎖骨觀音》、《馬郎婦坐化金沙灘》、《觀音菩薩魚籃記》，解放後，此戲改編為《追魚》，又名《碧波潭》、《碧波仙子》。寶卷方面；有《香山寶卷》，又名《觀音濟度本願真經》、《觀音金鑒》、《魚籃寶卷》等。

其次：是對唐三藏法師玄奘的崇拜。玄奘法師俗稱唐僧。他在中國佛教史上，是一位空前的佛學大師。他不但精通當時中國佛學和印度各家學說，而且能融會大乘佛學諸說自成一家之言。不僅是偉大的翻譯家、旅行家、留學生，同時也是偉大的創作家。他不僅是一個虔誠的宗教家，同時也是一個卓越的哲學家，一個博大精深而立於古代世界學術之林也毫無愧色的學者。他為追求佛法真理，不辭辛苦，從長安出發，跋涉萬里，經過西域去印度求學，歷盡艱險，百折不撓，終於學成而歸。組織譯場，從事翻譯工作，十九年中，譯出經律論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兼綜大小內外、空有顯密，決擇精審，義類分明，一語之

安，堅如磐石，一義之出，燦若晨星。況之歷代，未有能與之比肩者也。在譯經過程中，並培養出許多高僧，在中國文化史上佔着極其重要的地位（他的詳細事迹，具載於《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當時和後來的人們，都對他這種堅苦卓絕的精神，異常崇拜。在宋代，就有人把他的西行事迹，撰為《大唐三藏取經詩話》，其中有猴行者、深沙神及諸異境，漸漸將實事演成神話。

金人院本有《唐三藏》一種。元代吳昌齡又有《唐三藏西天取經雜劇》。明代先有題名齊云楊志和編的、四卷四十一回本的《西遊記傳》，次有大文學家吳承恩（一五〇〇？——一五八〇年），在這一基礎上，加工撰成的《西遊記》一書，借神話故事諷刺世事，具有極高的藝術水平。流傳數百年至今，依然膾炙人口，並搬上舞臺，最近還編為電視連續劇。唐三藏、孫悟空，不但譽滿神州，甚至普及到東南亞各國。其中寫了不少神通，為此，目前有些氣功大師、還認為它是研究人體科學的寶庫，有待發掘。

再次；是對寒山、捨得的崇拜。舊時年畫中，有《和合二仙圖》，民間常年懸掛於中堂，可使全家和諧、吉祥如意。亦於婚禮時懸掛，使夫妻終身相親相愛。此圖目前城鄉依然到處出現，其至家家戶戶所用的火柴盒上，亦有和合二仙，題曰「和氣生財」。

《事物原會》云：「和合神乃天台山僧寒山與捨得也。」寒山、捨得，唐太宗貞觀時人，兩位聖僧的事蹟，見於當時台州刺史閻丘胤撰《寒山子詩集序》（見《四部叢刊集部》中，略云：

寒山子不知何人，隱居天台唐興縣（今浙江天台縣）西七十里，號為寒岩。經常到國清寺。寺有捨得，管理食堂，常收貯餘殘葉滓，置於竹筒中，寒山來時即攜去。去時常在長廊中叫喚快活，獨言獨笑，寺僧逐之，呵呵而去。閻丘胤出牧丹丘，苦頭痛醫治無效，國清寺豐干禪師吮淨水噴之，須臾祛疹。並謂胤曰：「寒山文殊，遯迹國清，捨得普賢，狀如貧子，在國清寺庫院走使，厨中著火，若欲見之，不得取相。」胤至國清厨中、禮拜二人，二人連聲喝胤，把手呵呵云：「豐干饒舌饒舌！彌陀不識，禮我何為？」言訖走出，更不返寺。

寺僧道翹尋其往日行狀，唯於竹木石壁書詩、並村野人家廳壁上所書文句，三百餘首，概為五言律，有奇骨、有清韻、有稚致。無六朝艷麗綺靡之敝，而有天真爛漫之風，全從道心深處流出。「五四」以後，被譽為我國古代的「白話詩」，言其形似而已。寒山詩後，附錄豐干與捨得詩，合稱為《三隱集》。

馳名中外的寒山寺，在蘇州城西十里的楓橋鎮上。該寺初建於梁天監年間（五〇二年），原名「妙刹普明塔院」。相傳寒山、捨得嘗住於此，故改名寒山寺。唐代詩人張繼的《楓橋夜泊》詩中，就已提到寒山寺。現在寺裏除了他的石刻詩碑外，有清代著名畫家羅聘所繪、寒山捨得寫意畫石刻。大殿旁堂屋供奉木雕金身寒

山、捨得塑像，寒山手持一荷；捨得手持一盒，荷與和諧音，有「和諧」意，盒與合諧音，有「合好」意。清初雍正十一年（一七三三年），遂封天台山寒山大士為和聖，捨得大士為合聖。釋門中的兩位聖僧、寒山、捨得，一變而為家喻戶曉、人人喜愛的「和合二仙」了。

再次：是對釋萬迴的崇拜。《宋高僧傳》卷十八《唐虢州閻鄉萬迴傳》云：「釋萬迴，俗姓張氏，虢州閻鄉人也。年尚弱齡，白癡不語，……東西狂走，終日不息。或笑或哭，略無定容，口角恒滴涎沫，人皆異之。不好華侈，尤少語言，言必謙記，事過乃知。年始十九，兄戍遼陽，一云安西，久無消息，母憂之甚，乃謂設齋祈福。迴條白母曰：「兄安，極易知耳，奚用憂為？」因裹齋餘，出門徑去，除晚而歸，執其兄書云「平善」。問其所由，默而無對，去來萬里。後時兄歸云：「此日與迴言，適從家來，因授餅餌共吃而返。」舉家驚喜。自爾人皆改觀，聲聞朝廷。」

明人田汝成《西湖遊覽志餘》二十三云：「宋時杭州以臘日祀萬回哥哥。其像蓬頭笑面，身著綠衣，左手擊鼓，右手執棒，云是和合之神，祀之可使人在萬里外亦能回家，故云「萬回」。明時其祀已絕。」這個和合神，取其合家團聚之意，與寒山、捨得之受封為和聖與合聖，固不同也。

再次：是對釋僧伽的崇拜。《宋高僧傳》卷十八《唐泗州普光王寺僧伽傳》云：「釋僧伽，葱嶺北何國人，少出家。為僧後，誓遊遠方，始至西涼府。高宗龍朔初（六六一），遊歷江淮，隸名於山陽龍興寺。初偕弟子慧儼同至臨淮（泗州），就信義坊居人乞地，下標誌之，言決於此處建立伽藍。遂穴土獲古碑，乃齊國香積寺也。得金像衣葉，刻普照王佛字，居人嘆異云：「天眼先見，吾曹安得不捨乎！」嘗卧賀拔氏家，身忽長其床榻各三尺許，次現十一面觀音形（丁福保《佛光大辭典》作十二面觀音。並

云：「經軌無十二面觀音，是誌（保誌）大士等（僧伽）之化現也」，其家舉族欣慶，倍加信重，遂捨宅焉。其香積寺基，即今寺是也。

初僧伽化行江表，止嘉禾（在浙江）靈光寺，居民多以捕魚爲生，殺業陷人，伽苦口敦諭，勸其別圖生計，使人裂網折竿改業。在長安時，駙馬都尉武攸暨有疾，伽以澡罐水噴之而愈，聲振天邑。後有疾求醫者，或以柳枝拂其身；或令洗石師子；或擲水瓶；或令謝過。身體受傷的，叫他去騎馬；感冒傷風的，叫他搧扇子，無不痊愈。或預知大雪，或救旱飛雨，神變無方，靈異莫測。

中宗景龍二年（七〇八年），遣使詔赴內道場，造膝占對休咎，契若合符。四年（七一〇年）庚戌示疾，敕自內中往薦福寺安置，三月二日示寂，神彩猶生，形體宛如。後歷肅宗、代宗、穆宗、僖宗、昭宗迄於五代，均現靈迹，救人無數。天下很多寺院，都有僧伽真像殿，榜曰「大聖僧伽和尚」。有所乞願，多遂人心。李邕、胡浩均有碑頌德。李白作《僧伽歌》云：

真僧法號號僧伽，有時與我論三車。問言誦咒幾千遍，口道恒河沙復沙。此僧本住南天竺，爲法頭陀來此國。戒得長天秋月明；心如世上青蓮色。意清淨，貌稜稜，亦不減，亦不增。瓶裏千年舍利骨；手中萬歲胡孫藤。嗟予落泊江淮久，罕遇真僧說空有。一言懺盡波羅夷，再禮渾除犯輕垢。

王琦輯注《李太白文集》云：《廣川書跋、僧伽傳》蔣穎叔作，其謂李太白嘗以詩與師論三車者誤也。詩鄙近知非李白所作。……太白死在代宗元年，上距大足二年壬寅爲六十年而白生，當景龍四年白生九歲，固不與僧伽接。」余謂李白天縱之姿，他在《上安州裴長史書》中、說自己「五歲誦六甲、十歲觀百家。」《漢書、藝文志》五行家、有《風鼓六甲文解六甲》。六甲爲五行方術之一、相

當深刻。他五歲便開始誦習，可見他自幼聰明奇絕、好學深思。時距景龍四年僧伽示寂，還有四載，四年中二人不會沒有機緣見面，見面時作忘年交、論及三車問題，三車乃《法華經》以羊、鹿、牛三車喻聲聞、緣覺、大乘次第，此接引初機，方便善巧之說也。《歌》固後時追憶所作、頗爲雅邃，不能以「鄙近」視之。

由於僧伽屢現靈異，並得到大詩人的歌頌贊揚，聲譽日益顯赫。當時東南沿海如江蘇、浙江、福建、廣東乃至湖南等地，雖婦人孺子、無不知有泗州大師。古代優伶、還演爲故實。宋人錢易《南部新書、癸》云：「王延彬獨據建州稱僞號、一旦大設，爲伶官作戲詞云：「只聞有泗州和尚，不見有五縣天子。」其受人崇拜之普及，可以想見。

再次：是對釋契此的崇拜。《宋高僧傳》卷二十一《唐明州奉化縣契此傳》、《景德傳燈錄》卷二十七《明州布袋和尚》、明、如惺《龍華懺法、布袋和尚傳》、均載其事。未詳氏族、自稱契此。或云四明人，形裁臃腫、蹙額皤腹、出語無定、隨處寢卧。常以杖荷一布袋，凡供身之具，盡貯袋中。入市見物則乞，醃醬魚翅，纔接入口，分少許投袋中，人稱「長汀子布袋師」。嘗卧雪中，雪不沾身，人以此奇之。示人吉凶，必應期無忒。天將雨、即著濕草履途中驟行；遇亢陽，即曳高齒木屐市橋上，豎膝而眠，居民以此驗晴雨。

有一僧在師前行，師乃拊僧背一下。僧回首。師曰：「乞我一文錢！」曰：「道得，即與汝一文。」師放下布袋，叉手而立。白鹿和尚問：「如何是布袋？」師放下布袋。又問：「如何是布袋下事？」師負之而去。先保福和尚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放下布袋叉手。保福問：「爲只如此、爲更有向上事？」師負之而去。師在街衢立。有僧問：「和尚在這裏作什麼？」師曰：「等箇人。」曰：「來也來也！」師曰：「汝不是這箇人。」曰：「如何是這箇人？」師曰：「乞我一文錢！」師有歌曰：

只箇心心是佛，十方世界最靈物。  
縱橫妙用可憐生，一切不如心真實。  
萬法何殊心何異，何勞更用尋經義。  
心王本自絕多知，智者只明無學地。  
非凡非聖復若乎，不强分別聖情孤。  
無價心珠本圓淨，凡是異相妄空呼。  
又有偈曰：

一鉢千家飯，孤身萬里遊。青目覩人少，問路白雲頭。

梁貞明三年（九一七年），《宋僧傳》作天復中「九〇一——九〇三年」，師將示寂，於嶽林寺東廓下，端坐盤石而說偈曰：

彌勒真彌勒，分身千百億。時時示時人，時人自不識。

偈畢安然而化。其後他州有人見師亦負布袋而行。師全身存於嶽林寺大殿東堂。宋代以來，寺院多塑繪他的形象。元代戲曲家鄭廷玉、把他的事迹創作為《布袋和尚忍字記》雜劇，簡稱《忍字記》，題目為《乞兒點化看錢奴》（見臧晉叔編《元曲選》）。劇情曲折動人，膾炙人口。後來的人，普遍認為布袋和尚就是彌勒菩薩的化身，在寺院三門第一重殿（即天王殿）的正中，塑了他的像，成千上萬的信徒，向他頂禮膜拜。

最後，談談對釋道濟的崇拜。道濟俗稱濟公活佛。南宋台州府天台縣人。俗姓李，父茂春，母王氏。禪師生後，彌月之日，國清寺性空長老登門代賜名修元，取常修本命元辰之意。弱冠從杭州西湖靈隱寺瞎堂遠公（佛海慧遠）出家受具，得其密印，徹悟本源。嗣為南岳十六世，又被稱為禪宗第五十世的禪師（見《增訂佛祖道影》卷二）。博通廣識，題墨尤為雋永。性疏狂不潔，平居破褲袒履，喜啖酒肉，醉則與小兒嬉戲於溝壑間，世故以濟顛稱之。以是為靈隱所擯，入南屏淨慈寺為書記僧，文章與書法俱妙，每一疏出，都下哄傳（參考拙著《佛法與書法》第三章第一節

《歷代僧侶書法家略錄》）。

最近有人從氣功角度論述濟公，說他「成天價瘋瘋顛顛地，走起路來也是瘋顛狀態。酒肉穿腸過，無憂無慮無煩惱，把人世間一切瑣碎、煩惱拋却一邊、進入一種氣功狀態。這是練功人所追求的境界，是最高級的練功狀態。……濟公就是什麼都不在乎，走路也處在練功狀態，整天處在一種無意識的狀態下。譬如，喝完酒就處於昏睡狀態，這時就出功能。」（紀一《大氣功師出山》）其實濟公是從遊戲三昧中、所發出的神通，與氣功有染淨之別。所以他言行叵測、異迹奇多：翻觔斗證本來面目；唱山歌遙感行醫；或預知疾病先處方；或化緣顯夢修佛殿。寫榜文字字發光；知過未椿椿應驗。重修淨慈，古井運木；畫兩廊壁，妙語參禪。發慈悲救雷殛後生，避災難令死人走路。運三昧火根治癆蟲，拾銀錢償還冤債。喝酒替佛像裝金，吃死肉吐出活鴿。他自己說：

尼姑庵裏講禪機，人都笑我顛倒；

娼妓家中說因果，我却自認瘋狂。

唱小詞聲聲般若，飲美酒碗碗曹溪。

所謂「禪機不便分明說，假作糊塗醉裏言。」他還勸市民放生螺螄，親下火超度促織。他真是個帶果行因，佯狂濟世的活佛。

濟公生卒年，據陳垣《釋氏疑年錄》、生於宋高宗紹興十八年（一一四八年）、卒於寧宗嘉定二年（一二〇九年）、年六十二歲。而《淨慈寺志》却云年六十。田汝成撰《西湖遊覽志錄》，則稱濟公七十三端坐而逝，三說不同，確年待考。濟公骨灰，葬虎跑塔中。後人將他的傳說編成《濟公傳》一書。印光法師說，《濟公傳》有幾種，唯《醉菩提》（即原佛學書局本《濟顛僧傳》）最好，所述之事，乃當日實事」（見《印光法師文鈔》）。近來又編成電視連續劇廣播，他的奇迹，盡人皆知，普遍受到尊敬。

由於佛教和我國民間風俗習慣、關係密切，所以影響我國人民的社會生活極大。在古代，從封建皇帝到勞動人民，從農業生

產到家庭生活、醫藥衛生、國家法制、哲學、藝術、小說、詩歌、戲劇等各方面、無不滲透，其影響於政治經濟者、尤為明顯。

首先是孕育民主思想、激勵農民起義。早在北魏統治時期，中原一帶，曾不斷暴發所謂「沙門造反」事件。魏孝文帝時，先後有沙門法秀、司馬惠鄉等的起義。宣帝時，先後有沙門劉惠旺、劉光秀、劉紹僧等的起義，以及沙門法慶所領導的規模更大的大乘教起義。這時還未揭出任何旗幟。

到了隋代、煬帝大業六年（六一〇年）、便出現了以彌勒佛自稱的農民起義（《隋書》卷三《煬帝本紀上》）。此後中國的農民起義，多與彌勒佛有關，特別是到了元代、與彌勒白蓮教結合的農民起義極多，元太祖時就開始出現（《元史》卷一四八《董俊傳》）。元順帝時、陳州人棒胡（一三二七年）以及韓山童、劉福通等（一三五一年）所領導的彌勒白蓮教起義，是比較著名的。明清兩代，則有明成祖永樂十八年（一四二〇年）、唐賽兒起義，明熹宗天啟二年（一六二二年）、徐鴻儒起義。清高宗乾隆三十九年（一七七四年）三倫起義，仁宗嘉慶十八年（一八一三年）、李文成起義，文宗咸豐十一年（一八六一年）、宋景詩起義，以及德宗光緒二十六年（一九〇〇年）、轟動世界的義和團起義，無一不是以彌勒白蓮教的名義組織起來的。因條件不成熟，起義雖終歸失敗，而從這些事件中，却突出地表現了佛教的民主思想精神。

其次是經濟方面。如在每年的各種節日裏，各地信徒紛紛到寺院進香，絡繹不絕的遊人，也去遊覽，自然形成集市貿易，所謂「廟會」。這對農村商品經濟的活躍，很有關係。見於從前記載的：如江蘇無錫崇安寺、六月十九日的觀音會，其「市最盛、珍果畢陳，有數百里來觀者。」江陰廣福寺、六月十九日的觀音會，在清代也是「遠賈來集，百貨具陳。」最著名的是雲南大理的觀音市，俗稱三月街。每年三月十五日開始，在蒼山下貿易，集

各省的貨物匯於一市。自唐高宗永徽年間（六五〇——六五五年）開始（據《明通志》），歷久不衰。建國以來，在人民政府的領導下，觀音市的規模，更是空前未有。其他規模大小不等的廟會，遍及全國各地。

（完）

#### 參考資料

- 《大涅槃經》 《妙法蓮華經》 《金光明經》 《注維摩詰經》 《淨飯王涅槃經》 《心地觀經》 《正法念處經》 《中陰經》 《大智度論》 《瑜伽師地論》 《佛祖統記》宋志磐撰 《釋氏要覽》宋道誠撰 《法苑珠林》唐道世撰 《高僧傳》梁慧皎撰 《續高僧傳》唐道宣撰 《宋高僧傳》宋贊寧等撰 《僧史略》宋贊寧撰 《景德傳燈錄》宋道原撰 《荆楚歲時記》梁宗懷撰 《藝文類聚》唐歐陽洵撰 《初學記》唐徐堅等撰 《朝野僉載》唐張鷟撰 《大唐新語》唐劉肅撰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唐慧立撰、彥悰箋 《大唐西域記校注》季羨林等校注 《寒山子詩集》 《李白集校注》瞿蛻園、朱金城校注 《玉谿玉詩集箋注》馮浩箋注 《唐會要》宋王溥撰 《夢溪筆談》宋沈括撰 《醉翁談錄》宋金盈之撰 《東京夢華錄》宋孟元老撰 《夢梁錄》宋吳自牧撰 《太平廣記》宋李昉等編輯 《武林舊事》南宋周密撰 《吹劍錄外集》南宋俞文豹撰 《帝京景物略》明劉侗、于奕正撰 《燕都遊覽志》明孫國枚撰 《本草綱目》明李時珍撰 《天中記》明陳耀文 《清嘉錄》清顧鐵卿撰 《燕京雜記》清柴桑撰 《陝志》清張遠撰 《羣經雜說》清萬斯同撰 《陔餘叢考》清趙翼撰 《癸巳存稿》《癸巳類稿》清俞正燮撰 《敦煌掇瑣》劉半農編 《中國民俗探微》高國藩著